



胡適的一首小詩

——〈也是微雲〉賞析

● 張垣鐸*

也是微雲，
也是微雲過後月光明。
只不見去年的遊伴，
只沒有當日的心情。

不願勾起相思，
不敢出門看月。
偏偏月進窗來，
害我相思一夜！

胡適畢生倡導白話文學，1917年1月在《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創刊，陳獨秀主編，上海群益書社印行。月刊，6期為一卷。第一卷名《青年雜誌》，2卷1期起改名為《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思想史上至為重要的刊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其後陸續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理論〉，對白話文學的創建，起了重要的倡導與推動的作用。他率先從事白話詩歌創作，《新青年》1917年2月2卷6號刊出他的8首白話詩，這是中國詩歌史出現的第一批

* 張垣鐸，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白話新詩；1920年3月，他的《嘗試集》出版，這是中國詩歌史第一本用白話文寫成的白話新詩集。

胡適身為以白話寫作新詩的第一人，自然極力主張廢除舊體詩在形式上的束縛與限制，譬如章法句式、對仗用典、平仄韻律。但是吾人研閱他的詩作，發現他仍然深受舊詩詞的影響，因襲舊詩詞的節奏音韻，營造琅琅上口的感覺，很像小調、民歌，甚至於歌詞，譬如〈蝴蝶〉、〈獅子 悼志摩〉、〈秘魔崖月夜〉、〈瓶花〉、〈夢與詩〉、〈希望 一名蘭花草〉、〈一念〉……等¹。這首〈也是微雲〉也是一樣，如第一小節的「雲」、「明」、「情」；第二小節的「月」、「夜」。

吾人仔細研讀玩味〈也是微雲〉一詩，發現他主要在抒寫一個微雲過後月光明的晚上，對遠方伊人綿長深摯的相思。

詩開頭二句「也是微雲，也是微雲過後月光明」，用「頂真」兼「類疊」的技法，深化了詩句迴還往復的情韻和景致，彷彿那一片微雲也正從讀者的心中緩緩飄移而過，漾起了縷縷幽微的情絲。接下來，用兩組排比的句型——「只不見去年的遊伴，只沒有當日的心情」，顯現如今一個人孤零零地來到微雲過後月光明的地方，景物依舊，伊人卻已不在身邊，格外懷念回想當年與伊人共賞微雲過後月光明的美好情景與甜蜜時光，真個是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今昔對比，此時此刻此景此情，又怎堪獨自望月，去招惹那一片惆恍迷離，揮之不去，中心藏之的相思呢？

因此，才故作理性，以否定的句式表態——「不願勾起相思，不敢出門看月」。作者雖然藉著「不敢出門看月」的具體意象，宣誓「不願勾起相思」的決斷，但我們都知道，「不願」、「不敢」，往往是感性情性任性癡性的「願」過、「敢」過後，一種悽惻欲絕，追悔莫及，言不由衷的覺悟，是當不得真的。果真月兒偏偏從窗縫鑽進，事與願違，也只有任相思癡情再一次赤裸裸地在微雲過後靜謐明柔的月色下瀰漫洋溢迴旋縈繞了。「偏偏」，這一個表示驚歎意外相反的限制詞，在這裏產生了感情與理智衝擊的作用。「害」字，則呈現了當下承擔、毫無瞻遲的「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的溫厚高情，頗有《詩經·周南·關雎》「寤寐思服，悠哉悠哉」的風致。

¹ 參見附錄。



有學者評論胡適白話詩作，認為：「五四時代的新詩，可說是白話文運動的嫡系，一般作者在胡適的領導下，均力求文字的明朗流暢，反而不在意境及內涵上著力……他的作品是比較平淺的」²。但觀之上文對胡先生〈也是微雲〉一詩的賞析後，雖然文字明朗流暢，但其內涵情韻依舊深厚綿長，並不那麼的「平淺」啊！

【附錄】胡適詩選

〈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獅子 悼志摩〉

獅子蜷伏在我的背後，
軟綿綿的他總不肯走。
我正要推他下去，
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一隻手拍著打呼的貓，
兩滴眼淚濕了衣袖。
「獅子，你好好地睡吧！
你也失去了一個好朋友。」

〈秘魔崖月夜〉

依舊是月圓時，依舊是空山靜夜。
我獨自月下歸來，這淒涼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
驚破了空山的寂靜。

² 見張健《中國現代詩》第二篇詩史〈前言〉、〈1 五四時代 一、胡適〉，台北市：五南出版公司，1984年1月，頁53~55。



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瓶花〉

不是怕風吹雨打，不是羨燭照香薰。
只喜歡那折花的人，高興和伊親近。
花瓣兒紛紛謝了，勞伊親手收存。
寄與伊心上的人，當一篇沒有字的書信

〈夢與詩〉

都是平常經驗，都是平常影像；
偶然湧到夢中來，變幻出多少新奇花樣。
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語；
偶然碰著個詩人，變幻出多少新奇詩句。
醉過方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
你不會寫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希望〉(一名蘭花草)

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時過；蘭草卻依然，苞也無一個。
眼見秋天到，移蘭入暖房；朝朝頻顧惜，夜夜不相忘。
期待春花開，能將宿願償，滿庭花簇簇，開得許多香。

〈一念〉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
一日夜只打得一回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
總不會永遠團圓。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
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線；
我笑你一秒行五十萬里的無線電，
總比不上我區區心頭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
纔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在凱約湖邊。
我若真害個刻骨相思，
便一分鐘繞遍地球三千萬轉。

